本书的内容专注于公元350年-550年的西罗马世界，从财富切入点，审视财富对于拉丁西方基督教会的影响。本书的作者是罗马晚期史的权威彼得·布朗，正是其开创了“古代晚期”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

作者在本书中给出的结论是，君士坦丁在312年皈依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基督教会虽然开始获得了特权，但既没有因此而富裕起来，也没有正式成为罗马生活中的关键因素：罗马帝国仍旧是一个世俗化的组织，农村中信仰多神教者亦人数众多。罗马的传统公益是一种“对城市的爱”，即其对象是有限的、并不是社会最底层的城市居民。基督教会引入了一种新的施舍传统，捐献者出于拯救自己灵魂的私利目的，向教会捐赠并间接施救于最普通、最贫困的信众。在370-430年，教会开始了一场有关财富问题的激烈争论，安布罗斯、哲罗姆、奥古斯丁、伯拉纠等人在在这场争论的前端，争论的主题是基督教会如何对待财富、财富与教会的关系如何。与此同时，西罗马世界正面临着最为严酷的挑战，传统的中央秩序正在崩溃，社会的财富也不可避免地缩水、消失。于是，奥古斯丁为代表的观点得到了胜利，基督教作者不再谴责财富的罪恶源头，开始强调如何利用财富来巩固基督教社群。在危机中，教会的领导者成为了最终的富有者，普遍财富在减少的同时却向着教会集中，主要的方式是来自不同阶层的虔信教徒的捐赠。“骆驼何以穿过针眼”的疑问得到了解决，平信徒通过身后的捐赠获取了灵魂得救。

有的读者以为，本书仍是在暗暗赞同吉本对于基督教的意见：正是其导致了罗马的衰亡。但就我的阅读来说，无论作者是否持有此种倾向，本书并未表露相关的认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更多作为一个客观的背景，在本书的叙述中只有罗马衰亡对基督教会单方面的影响，却不能看见基督教会在西罗马帝国衰亡中扮演的角色。而且，引发遐想的是，如果能将早期罗马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来审视，可能会有更多的收获。

本书的叙事，紧密地与一个或一群人物相联系。作者说这是因为过去留给我们材料的有限。对于历史人物细节的详细关注，可能会令读者陷入局部之中。必须承认，由于本书的这种安排，我未能详细地阅读每一处细节，只是极粗糙地快速翻阅，尽可能挑选与宏观相沟通的重点，必然有很大的遗漏。就读者来说，如果作者的总结部分能够写得更详细些，那就再好不过了。导读所写确实不错，布朗在本书并未清晰地给出一个解释，而是一簇彼此纠缠的思想和社会的解释线头。另有一点值得称许的是，作者拥有一种比较的观念，不时引用中国与佛教的关系来映衬基督教与拉丁世界。

本书所勾勒的这些罗马晚期世界的细部，倒有助于揭示这个迷人时期的一些特征，下面罗列一些我的记录。一，在作者看来，2世纪的罗马社会与其说是一个“黄金时代”，毋宁说是一个代价高昂的侥幸成就，此时的社会竭力推进到了任何前工业帝国可能承受的极限。如果将阿拔斯帝国、唐宋帝国考虑在内，作者的观点就未必完全准确。二，作者罗马帝国超过百分之六十的财富是靠超过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在收获时节积累的，如此，则很难说华夏帝国和罗马帝国一个是农耕文明，另一个是海洋文明或商业文明。三，作者引述司马迁关于“素封者”（无权而有钱的大商人）的话，并认为财富与权力的分离在罗马世界并不存在，此诚大可玩味。四，罗马世界，或许还包括希腊世界，存在着一种“古风”传统，认为人类历史上存在“黄金时代”（必然在遥远的过去），此可以与中国“三代”的看法相呼应。五，晚期罗马专门有法律维护门当户对的婚姻，这或许可以与社会流动性的减弱（抑或罗马世界从未达到过中国古代曾有的高度？）相关。中国虽亦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之说法，似乎还未有过法律限制门第的婚姻。

本书是作者在77岁（2012年）高龄时写就的作品，作者此后还继续发表了两本专著（2015，2016）。如此旺盛的学术生命，诚可感叹。以上也只是笔者的一些潦草的读后感，不能显示作者原书精华之万一。